

祖徠文集卷第十五



祖徠石介

守道



書

上孫少傅書

答歐陽永叔書

上范青州書

與祖擇之書

與君貺學士書

上孫先生書

與范十三奉禮書

上孫少傅書

百拜獻書於少傅閣下古之人有不幸而生孔子既沒之後孟軻尚未生之前不得師孔子後不得師

孟軻不歸楊則墨矣雖有生當孔子孟軻之時不幸而居戎狄之外夷蠻之間去中國遠不得就聖賢而學之服終左衽而言終侏儒矣今有人生幸而值如孔子孟軻者同其時居幸而遭孔子與孟軻者同其里則是坐遇孔孟親見聖賢不隔數千百年得其人而師之不走萬數千里獲其師而學之也噫孔子沒七十之徒隨喪聖人之道無關鍵扃鐃以固夜半有人壞墉撤扉挈之而去則人人各由其門戶自出處焉不幸又有穿窬之盜之而出於中國之內故諸四夷之外故有楊墨佛老氏之教作焉楊墨佛老之

下諸子且數百又乖而離之合諸妖妄恠誕復有縱橫家者雜家者刑名家者小說家者儀秦商鞅韓非莊周之徒蠱起而莫之禦也譬諸水出諸瀆溢於防浩然汗漫或入於沱或淪於漢無所屬為譬諸塗背諸夏由諸徑紛然支離或之於夷或之於貉無所會焉雖孟軻楊雄文中子韓吏部相與止於橫流頽波會於宗源蕘其荒棘蕪梗由諸大路一人防之萬民決之奔溢流散常不能勝防矣一人廓之萬人塞之蕪沒榛莽常不能勝廓矣故聖人之塗多梗韓愈死又且數百年大道之荒蕪甚矣六經之闕廢久矣異

端乖離放誕肆行而無所畏邪說枝葉蔓引寢長而無所收挈正經之旨崩析而百分之離先儒之言叛散而各守之春秋者孔氏經而已今則有左氏公羊穀梁氏三家之傳焉周易者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而已今則說者有二十餘家焉詩者仲尼刪之而已今則有齊韓毛鄭之雜焉書者出於孔壁而已今則有古今之異焉禮則周公制之孔子定之而已今則有大戴小戴之記焉是非相擾黑白相渝學者茫然恍惚如盲者求諸幽室之中惡觀夫道之所適從也孔子曰就有道而正焉楊子曰萬物紛錯則經諸天衆

言淆亂則折諸聖伏惟閣下潛心於仲尼之於堯舜文王明於天地人之際潛心於仲尼之於堯舜文王則為正道明於天地人則為真儒然則聖人之道果不在他人在於閣下也昔孔子居於洙泗之間七十子與三千之徒就之而不肯去也孟軻則有公孫丑萬章之徒楊雄則有侯芭之徒文中子則有程元薛收房魏之徒韓吏部則有皇甫湜孟郊張籍李翱之徒隨之而師皆能授其師之道傳無窮已顧介何人獨不能從閣下而學乎願閣下獨不欲傳授於徒乎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弗協于

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又孟子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後覺互鄉難與言童子見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與其際也不保其往也茅容耕於野等輩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孟敏荷甌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異之因勸令學皆成德知名介至愚且甚不肖比之互鄉童子危坐愈恭墮甌不顧者庶幾其可勉而至於道也惟閣下進退之小子狂狷愚闇懵無所知肆其說於大賢人君子其罪不容於誅固甘心受戮而無悔焉朝聞道夕死可矣豈復逃其誅殛云不宣介皇悚戰汗

頓首再拜

答歐陽永叔書

同年永叔學士足下獻臣過駐舟上汴見訪以永叔書為既且驚且慰介常自以駑下不敢輒託後賢之游絕望光輝久矣豈意永叔猶為齒錄勤數幅遠以相遺有以見同年之義弥久而益篤也珍荷珍荷書中且曰頻見僕所為文僕文字實不足動人然僕之心能專正道不敢跲步叛去聖人其文則無悖理害教者斯七鄙夫硜然有一節之長也若曰文則未能至作者之髣髴豈足當君子之談哉媿畏媿畏

書中言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此則自蔽塞自有所不見也永叔語得僕當朝聞而不終日去也有須辨論六當復之書中又言僕書字怪且異古六無今六無為天下非之此誠僕之病也自幼學書迄於弱冠至於壯積二十年矣歲月非不久也功非不專也心非不動且至也獨於書訖無所成此六不能強其能也豈非身有所不具乎僕常身病之實無為奈何少時鄉里應舉禮須見在任者未嘗能自寫一刺必倩能者及為吏歲時當以書記通問大官六皆倩於人有無人可倩時則廢其札或時急

要文字必奔走隣里祈請於人此為之不能也今永叔責我誠是然永叔謂我特異于人以取當高尔似不知我也夫好為詭異奇恠以驚世人者誠六有之皆輕浮者所為也則非行道正人篤行君子之所為也介深病世俗之務為浮薄不敦本實以喪名節以亂風俗思有請於吾聖天子吾賢宰相願取天下輕險恠放逸奇之民投諸四夷絕其本源以長君子名教以厚天下風俗今反肯自為之乎僕誠六有自異於衆者則非永叔之所謂也今天下為佛老其徒囂：乎聲附合響應僕獨挺然自持吾聖人之道今

天下為楊億其衆曉々乎口一倡百和僕獨確然自
守聖人之經允世之佛老楊億云者僕不惟不為且
常力擯斥之天下為而獨不為天下不為而獨為茲
是僕有異乎衆者然亦非特為取高於人道適當然
也苟必欲取高於人古之聖人莫如周公孔子古之
大儒莫如孟軻楊雄臯陶伊尹天下之賢聖莫如臯陶伊尹天下
之所尊莫如德天下之所貴莫如行今不學乎周公
孔子孟軻楊雄臯陶伊尹不修乎德與行特屑々致
意於數寸枯竹半握秃毫間將以取高乎又何其淺
也且夫書乃六藝之一耳善如鍾妙如虞柳在人君

左右供奉圖寫而已近乎執伎以事上者與夫臯陶
前而伯禹後周公左而召公右謨明弼諧坐而論道
者不七遠哉古之聖人大儒有周公有孔子有孟軻
有荀卿有楊雄有文中子有吏部古之忠弼良臣有
臯陶有伊尹有蕭張有房魏皆不聞善於書數千百
年間獨鍾王虞柳輩以書垂名今視鍾王虞柳其道
其德孰與荀孟諸儒臯夔衆臣勝哉夫治世者道書
以傳聖人之道者已能傳聖人之道足矣矣必古有
法乎今有師乎永叔何敢々此乎又謂介端然於學
舍以教人為師友率然筆札自異學者所法噫國家

興學校置學官止以教人字乎將不以聖人之道教人乎將不以忠孝之道教人乎將不以仁義禮信教人乎永叔但責不能書我敢辭乎責我以此恐非我所急。然者介日坐堂上則以二帝三王之書周公之禮周之詩伏羲文王孔子之易及孔子之春秋與諸生相講論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嘗離於口也三才九疇五常之教不嘗違諸身也教諸生為人臣則以忠教諸生為人子則以孝教諸生為人弟則以恭教諸生為人兄則以友教諸生與人交則以信勉。焉率諸生於道納諸生於善毆諸生以成人諸生不學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不服乎三才九疇五常之教不思乎忠於君孝於親恭於其兄友於其弟信於朋友而拳。然但吾之書法是習豈有是哉僕之書實不能也因永叔言僕更學之永叔待我淺不知我深故畧辨之云餘俟君子之教不宣介白

上范青州書

三月十五日鄆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石介謹直書悃悃於青州知府待制閣下新臨朐縣令將行其子介竊躍而喜曰大人所治臨朐所屬

青州青州之牧曰天章閣范公。朝廷正人雅儒名
臣旒冕之前廊廟之上議論軒墀肆直而敢言者有
公臺閣之間朝野之內風采巖々凝峻而可瞻者有
公。牧青州法令簡而一條教寬而密禁網疎而不
漏刑罰清而民服体大而易守制嚴而易行滋彰不
苛細公日晨坐廳上據几橫膝與諸寮讌語襟度夷
雅神情閒曠若無事視允在庭下立而聽趨而俟以
百數公臆決願指在時頃間各々辨其理而去諸曹
戢口翕舌趨走承命而已屬縣束手無事供給應教
而已臨朐僻在州南四十里荆榛荒穢之中邑小易

治民少易養上承指頌奉行條令其無不逮乎大人
可安矣曰吾雖守吾廉躬吾勤夙夜匪懈其庶幾不
廢職然而吾老矣精力衰耗減於前日思慮昏昧不
及當年家貧累重猶未能棄官歸田中覩然面目尸
其事竊其祿以飽而宗族其罪大矣苟太守不責吾
不能掩匿保全不失其位則太守之仁於吾也實厚
矣介不佞嘗以庸鄙一被大君子之顏色天性之間
惻悞逼切雖冗賤疎遠不佞尚敢鋪之於左右閣下
將罪之乎雖罪之亦不敢辭不勝人子之悽誠干冒
威嚴惶悚不宣介頓首再拜

與祖擇之書

濟南通理廷尉評事足下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惟孔子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唯泰山明復先生自周已上聖人若伏羲黃帝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皆有天下獨孔子無位身為旅人聘七十國卒不遇乃遭厄陳畏匡削迹伐樹之困自周以下賢人若孟軻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荀况三為祭酒再為蘭陵令楊雄仕至執戟仲淹河汾之有田有廬吏部官登侍郎立淮西功甚矣獨先生四十九歲病卧山阿衣弗充食弗給日抱春秋周易讀

誦探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上無斗升祿以養妻子中無賢諸侯名卿賢相以相慰薦下無一夫之田五畝之桑以供伏臘可謂窮矣然孔子之窮之于無位不窮于所以為孔子者先生之窮之于身而不窮於前烏得謂之窮乎今夫衣弗充食弗給不足以逃飢寒之憂而且再世未葬亟謀窆事彼衣衾棺槨不具日夜涕泣仰天悲嗟此所為先生之窮也先生窮于身而吾曹窮於勢力不能致先生于泰擇之以文章命世登甲科通理列郡有富貴之基公相之望在吾曹間擇之若有勢力者故敢以先生之窮告於擇

之惟擇之窮勢力而後已無使先生終否不宣介再拜

與君貺學士書

狀元監丞閣下介守官在鄆及來南都客車麟、從京師來說皇帝親臨軒第二勝狀元君馳文章聲軒軒壓兩制宗老儒師明道二年皇帝舉數十年已墜之典紹神宗丕赫之盛礼躬行東郊耕籍田典籍之臣翰墨之士逮天下濡毫奮英稱文人者屬、接踵趨丹鳳門上長幅鉅軸游揚歌頌今上之休烈偉績者千有餘篇殿中第其次狀元君在第一昨日潘公

佐見遇又袖閣下與嚴上人平臺集序相示淵深粹純雄壯高拔格如唐柳宗元劉禹錫意若到韓退之吏部柳仲塗崇儀唐去今百餘年獨崇儀克嗣吏部聲烈張景僅傳崇儀模象王黃州孫漢公亦未能全至崇儀賈公疎劉子望又零丁羈孤不克振故本朝文章視于唐差劣復自翰林楊公唱淫辭哇聲安天下正音四十年眩迷盲惑天下曠、晦、不聞有雅聲常謂流俗益弊斯二人遂喪恐、為大惧聖人之道絕于地欲以一毫髮一縷絲維持之雖可能施一毫髮一縷絲力且道至重也不有非常力能舉之孔

子下千有餘年能舉之者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文
中子吏部崇儀而已豈一毫髮一縷絲力所能維持
哉故常思得如孟軻荀楊文中子吏部崇儀者推宗
主使主盟于上以恢張斯文而不知有盟主在吾前
乃汲汲為狂奔浪走數千里外以訪以尋之未得且
臨食忘食中夜泣下謂斯文必墜不能使聖人之道
大開通而無榛塞也狀元力排賤出淫辭哇聲獨以
正音鼓唱乎群盲衆迷將廓然開明乎天下耳目而
早以文章得狀元於天子今文章聲浪々落天下不
三四年翱翔入兩掖代天子作訓辭制命號令乎天
下鼓動乎萬物年不過三十當論道巖坐凝猷禹席
熙帝謨代天工躋海內太平主盟斯文非狀元而誰
噫孟軻荀卿楊雄文中子吏部能得聖人之道止能
維持之而不絕于地時無君已無位何嘗施其道一
二於斯民哉豈若狀元親得赫々聖天子復旦暮當
宰理天下則又能施其道於吾君致吾君卓然在乎
三五之上施其道於斯民薰然遊乎至和之中嗚呼
物極則反斯文弊亦極矣非陛下聰明神聖如堯舜
如禹湯非狀元恢闕偉傑如荀孟如韓柳斯文不復
矣吾知夫三代兩漢之風追還在於朝夕矣區々李

唐豈足稱舉哉介不佞學斯文好斯道有年矣幸綴
狀元之末聞之喜不勝急寫數百言致于閣寺以賀
斯文不墜地矣且賀聖天子親臨軒第二榜之得人
矣不宣介再拜

上孫先生書

先生座前王十二來辱惠長歌褒借過實豈所克當
讀之赧然汗下且曰攘臂欲操萬丈戈力與熙道攻
浮譎此得介之心誠不敢讓然熙道淳深介實淺近
若筆力雄壯後偉坐周公之堂與鼓斬雄之文辭則
俱不敢望先生斯道使先生與熙道為元帥介與至

之明遠被甲執銳摧堅陣破強敵佐元戎周旋為曹
二任三坐於樽俎之間介知必克捷矣然後臬監子
輩皆致于麾下使斯文也真如兩漢三代誇踰于唐
萬、使斯道也廓然直趨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介嘗自視身不滿三尺見人語、不出諸口被
服儒衣冠舉步趨蹌為書生於斯也身自視若八九
尺長方目廣額体被犀甲頭戴鐵盔前後馳千萬騎
膽氣雄烈無所畏恐故嘗自道吾年纔三十吾心已
不動誰謂石介剛過於孟軻勇此誠敢自許也然至
斯文明斯道宗師固在先生與熙道前書見戒又見

先生之存心深且遠也昔熙道常見誨去其不得於中而就於中去者常五六而合者僅一二自知之甚熟不能果去之也近又得劉公之道公之心如熙道公亦常以此相教去者八九而合者或六七先生直斥其不合使去之求合於中其言深切著明又過於劉公與熙道也今自視可盡去而合者幾八九介所謂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服膺者也顏子幾自誠而明者也能拳服膺乃亞於聖人介豈敢視前人拳服膺庶幾異不能期月守無忌憚者矣願賢人未得進生民未得泰道未得行如坐塗炭之上不得

須臾安火將及於皮膚不覺時疾叫大呼叫與呼無他將以救天下之皮膚也彼不仁者甚既不能救之復怒其叫且呼先生如何介後始知其叫且呼之無益也默焉而已嘗與熙道說先生逾四十未有室家嗣先大夫之遺體可不念也近又得曹二書復言及斯明遠來論之相對泣下非先生之事也朋友門人之罪也因思得與數君子同力成先生一日事矣今當且與先生足奉祭祀養妻子之具六且為先生擇善良以侍中櫛然後為先生築室於泰山徂徠間周公孔子之道輔聖君先生如終不起泰山徂徠泉石

松竹可吟可賞以周公孔子之道而自樂為先生之
何少春夏交許見臨不勝抃喜之至介頓首

與范十三奉禮書

愚遠足下辱書謂熙道言天感應為失天至高也在
蒼蒼而可仰者知其天也而不可就而測之也天感
應不感應不可得而知若取子厚天說禮說曰天地
大果菰也元氣大癱痺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
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則似不合聖人六
經中旨書曰天福善禍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非天
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

可違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樂天知命故不憂語曰君子畏天命果
不能賞功而罰禍乎禮說曰致雨反風蝗不為灾虎
負子而趨所謂偶然者則書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
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狂僭豫急蒙則反是
桑穀共生于朝雉離于鼎禾異畝同穎天大雷電以
風大木斯拔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詩曰貽
我來麇火流于屋春秋時周室弱王道壞五行相殄
彝倫攸斁經書星殞日蝕水災螟傷稼皆偶然也子
厚直取堯水湯旱而為之說後世昏王暴君虐民賊

物肆情恣慾天為譴告以示警懼曰堯與湯大聖人也猶且見九漉七旱天豈警戒我乎不惕厲不修德窮所欲益耗荒天其不亡之乎見災而懼高宗所以中興不畏天命桀紂所以覆滅如子厚之說汨彞倫矣天感應不感應吾則不知六經夫子所親經手者取聖人之言而言之子厚之說是耶聖人之言是耶足下至乃謂人自天、人不相與斷然以行乎大中之道行之則有福異之則有禍非由應感也夫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為善；則降之福是人以善感天、以福應善人不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為惡、

則降之禍是人以惡感天、以禍應惡也此所謂感應者也而曰非感應吾所未達也人、天、人、天、人相去其間不容髮但天陰隲下人不如國家昭、然設爵賞刑罰以示人善惡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文中子曰三才之道不相離又乾卦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楊雄曰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人果不相與乎熙道通天地人者故言人必言天言天必言人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元經其以人事終乎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言人而遺乎天言天而遺乎

人未盡天人之道也足下思之不宣介頓首

祖徠文集卷第十五終

祖徠文集卷第十六

書

祖徠石介守道

上韓密學經畧使書 與董秀才書

與張秀才書 與士熙道書

與裴負外書 與范思遠書

與漢州王都官魚屯田書

上韓密學經畧使書

經畧密學閣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近自唐觀之武氏受唐為

周非常也梁公立非常之功祿山盜據兩京非常也汾陽立非常之功朱泚之亂非常也西平立非常之功淮西之賊非常也晉公立非常之功今元昊猖狂敢侮天子以夷狄而慢中國以螻蟻而亢至尊亦非常也求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莫若閣下聖君聰明能知人故自興師以來閣下獨當上注意曾未期歲由中諫升為樞密直學士是急非常之功於閣下也得不留意焉今用兵之處誠已得人然建大廈者非一材維泰山者非一繩焉梁公猶取張柬之桓彥範五人為之助為晉公亦以韓吏部馬總柳公綽諸君子為之佐然後功立成也前竊見閣下言貝州人趙三郎者深州人李七郎者彼徒以武力可任閣下尚且不遺之况於天下之豪傑哉泰山布衣孫明復沛縣布衣梁邁太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洞皆有文武資材仁義忠勇籌策謀畧可應大任國家無事時足容偃蹇山林嘯傲雲泉今邊寇內侮牽朝廷露師轉粟之勞煩吾君宵衣旰食之慮復等豈得申、燕居飽食高枕也閣下經畧陝西苟得四人實有以助成閣下非常之功不次介再拜

與董秀才書

董君足下四月中辱書其辭何高而其礼何隆也介世之不肖人也足下待之且如此有張晦之者足下以謂如何人也介視晦之數百里有孫漢公者足下以謂如何人也介視漢公數千里有柳河東者足下以謂如何人也介視河東數萬里有韓吏部者足下以謂如何人也介視吏部又數萬里介如此其不肖足下拳_レ為勤_レ為猶將以為不可得而見者設若晦之漢公猶足待足下當如何待之也晦之漢公猶足待設若河東吏部在足下當如何待之也足下好賢服善之心誠篤世有如介者且為勤_レ為拳_レ

焉慕之如不及今有如河東者如吏部者未信足下果能待之如河東吏部乎富春明復先生潛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三十年矣其心盡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用而深通孔子之心其道高於天下而窮於身其文出於千古而否於當時其行齊乎古人而輕於衆俗年四十有四而兩鬢盡白今既走泗上又走京師躬負其王考母暨先君先夫人之骨將藏於泰山徂徠之間而貧無以具棺槨先生朝夕仰天而哭先生則河東吏部也足下果能以河東吏部待先生而足下豐於財又富於義宜卒成先生之

嗟然知足下好賢服道心實篤足下願交於介而思聞於道以是觀足下矣不宣

與張秀才書

魯人石介十月二十六日復書張君秀才足下足下始遺舊文兩編中遺長書千餘言今復示新文二十篇足下之待吾不亦勤且至乎中心非石能不感激然觀足下待吾之勤且至始中終遺吾文凡五六萬言必非與吾求勝也亦將以吾能有益於足下者為之揚權也吾豈敢默焉無發吾觀足下之五六萬言如觀於天吾見萬象森布羅列於上吾不見日行之

有道為月行之有次為星行之有躔焉然水汙漫中夏其泛也其廣也其出必有源其歸必於海出不於其源歸不於其海則為中國之患焉豈得所以為水之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由是道則中國之人矣離是道不夷則狄矣不佛則老矣不莊則韓矣足下為文始宗於聖人終要於聖人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不歸於海盡為文之道矣不宣

與士熙道書

介頓首熙道仁兄秘校四月十二日明復至十八日

石曼卿學士來始得兄書發讀之凡數覆熙道之心
知我厚愛我至聞我有疾施其針與火而攻醫之饋
其藥而救利之不苦口不瞑眩疾不愈兄之言深切
而直中吾病、雖膏盲亦可及焉况吾病未至膏盲
兄之藥苦吾心腹瞑眩吾疾有不瘳乎吾病今愈矣
熙道寬焉吁天以剛正直烈授於我而不納吾於中
盖所得偏尔夫剛正直烈之氣偏而不中其弊如何
吁天不能全與我使我惟不協於中之咎於今之世
天幾禍我哉天不能全與我熙道以中配我剛正直
烈之氣得中道輔之我其全乎天不能全我也而熙

道全我吾受剛正直烈于天受中于熙道剛正直烈
得中然後謂之道不得中無所成人我今而後自知
幾於道僅於成人矣熙道於我不啻於天也我德熙
道其如何也劉公六嘗教我明復又激切戒我、非
石之無心土之無情能不為感發而少寤焉吾今非
特少寤也盡知前日所為之非已刮去無纖髮存者
也嗚呼吾道之難行也如此將為奈何常以謂位者
行道之器也得其非能行道之位不行矣如何之位
可能行乎道介自顧形質短陋恐終不得所以行道
之位不得其位肯將已乎不得行之于上當存之于

下不得施之於天下當畜之於一身不得利於當世
當垂之後人明將退去泰山矣泰山吾居也且周公
孔子之道自魯出天下雖大亂聖人之道雖大壞魯
周公孔子之道常不絕况今天下大治聖人之道大
行魯大可居矣吾且審卜之終不得進則與明復偕
往矣區區之心盡此而已京東河朔異屬我守官東
熙道在北有大幸會恐二年間未得相見也盛暑為
道自重不宣

與裴員外書

裴君員外足下前日專使至厚賜長書目駭心悚流
汗竟趾非所當非所當夫咸章韶夏至樂也不奏於
夔牙之府而奏於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其音也飛
兔騶裊逸馭也不聘於王樂之前而鬻於市人惡能
審其駿而知其良也然而餒甚者也饋之以太牢雖
食之不知其旨而知貪乎味也如渴甚者人飲之以
旨酒雖啜之不知其醇而知嗜其甘也固亦心腹飽
飫而靈府浹洽也噫文之弊已久自柳河東王黃州
孫漢公輩相隨而亡世無文公儒師天下不知所準
的猶學夫樂者不知六律之有統五音之有會而淫
哇之聲百千萬交徒囂囂惱人心噪噪聒人耳終莫

能適夫節奏而和於人神文之本日壞枝葉競出道源益分波派弥多天下悠々其誰與歸輕薄之流得斯自騁故雕巧纂組之辭徧滿九州而世不禁也妖恠說誕之說肆行天地間而人不禦也今天下大道榛塞人無所由趨而之於堯舜周孔之聖人唯詰屈一徑而已吾常思得一韓孟大賢人出為芟去其荆棘逐去其狐狸道大闢而無荒磧人由之直之於聖不有徑曲小道如依大塗而行憧々往來舟車通為適中夏之四海東西南北坦然廓如動無有阻碍往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郡又逢孫明復

韓孟茲遂生矣斯文之弊吾不復為憂斯道之塞吾不復以為懼也然則吾願與足下協施其力而助二人焉來書過稱將走六服之外至於萬千百里而避之也豈敢當惟足下無中道叛去幸甚不宣

與范思遠書

思遠足下大江可涉也有鼃鼃蛟螭橫焉泰山可登也有虎豹豺狼當焉不斬其鼃鼃戮其蛟螭江終不可涉也已不殛其虎豹殄其豺狼山終不可登也已聖人之道猶大江也猶泰山也今之為榛塞者何啻鼃鼃蛟螭虎豹豺狼夫欲聖人之道大通四海上下

流行而無阻碍必也先闢去其榛塞者距退楊墨然後孟子之功勝也排去佛老然後吏部之道行也思遠七嘗思之乎介嘗謂他日有功于此者必在思遠與士建中熙道者故去年冬曾以書暨熙道文字十二篇附致思遠書中言熙道非有過實者但思遠未嘗深與之語自是迄于今凡六七月不聞命疑思遠不深以介為然介雖甚無識嘗與家人童孺言亦未嘗妄毀譽人敢誣於大君子乎思遠今欲追復古聖之道非熙道恐無可與同闢去榛塞者未知終以為如何

與漢州王都官魚屯田書

鮮于同年來出書兩函詩二首且具道盛意介不肖人也何以當二賢公之奇遇哉嘗念今之州郡賢於古之列國遠矣孔子聖人也以聖人而歷聘於七十國之君與其大夫無一人能知孔子之聖者孟軻荀卿聖人之徒也以聖人之徒遊說於當年卒亦不遇而况當孔孟首卿之時列國各自為政能用一賢人則彊於隣國伯於諸侯如孔子用則又豈至是而已哉用聖人之徒利於其國若是而皆忽焉不用今夫政一出於朝廷州郡守土地養天子民人執天子教

條畏天子法令功賞刑罰大小歸諸天子毫髮不敢
有諸已雖其國有如孟子孔子之徒於我何利焉况
孔子孟子荀卿之徒曠幾千百年而後有一人生而
今之州郡礼布衣下白屋虛懷勞已吐哺握髮致
不怠晝夜且古之用一賢人則疆國伯諸侯今得一
賢士無分寸祿於其國人况萬、無孔子孟荀之徒
接引如是之勞礼貌如是之隆推是而言賢於古之
列國遠矣如明公者則賢於今之州郡所礼士人必
以其人有可取然後以礼接之雖其人有可取不必
以其人朝趨其門暮候其館念其勞且恭矣然後待

之若介者既無可取又未嘗一叩門下而明公走書
見招旆館相待汲、援致若不及者斯知又賢於今
之州郡矣得一國之君一國之大夫以礼遇之者庸
陋之介輒當二賢公遇以國士之重以是又知生亂
世為聖人不若為庸人之生治世也不宣

上徐州張刑部書

四月二十七日哀子石介以在喪戚中言不能文謹
直書情懇頓首拜于知府刑部閣下介生十年失母
氏之愛繼以兩母今皆何恃而所怙者獨父嘗自痛
不能報三母劬勞鞠育之恩今父實老而家貧族累

重賴祿廩為養生之資未得還所掌於君退休於家
猶煩勞于官職之事有子壯且仕於州縣進無才能
取大官美祿以為尊親顯榮退無智力謀豐資餘粟
以供朝夕甘旨使其親老而不得佚既不才也又不
孝也今復有重於此者大人景祐三年九月用京東
提點刑獄耿承制從政審刑詳議劉殿丞京知齊州
李職方遜通判齊州王虞部隲通判明州呂虞部日
新舉狀改大理寺丞知單州碭山縣事審官循國朝
之制就徙于蜀、道之難從來舊矣少健輕捷者猶
且疲乏弗克勝豈老者所堪任也為人子既不才又

不孝使父老不得休佚復將如是而苦之若然生子
安用乎是畜犬馬之不若也犬馬猶能吠乘為其子
反無所能不若犬馬哉介少讀六經知尊君事父臣
子忠孝之大節不能遠希古人竊自比於犬馬故去
年請於吏部得蜀嘉州一官以免大人之行抵嘉僅
月母氏訃至本免大人之行者以介故也今介解來
大人故不得免其行矣重介不才不孝之罪矣然犬
馬之心終不已也遂請於上願俟終制復行以免大
人之行狀上而既不得報且大人齒衰而蜀道遠又
不可卒行乃別擇佚秦之地而求安樂之徐在東夏

為近輔處列藩為大府通江淮之運來吳楚之貨又
為會津而况土膏地潤足蒲魚宜稻麥實為樂土今
者閣下以王府之邇巨臺郎之宿望鎮撫綏養為土
守長尚清淨恭儉約事不撓民不煩吏得守其司官
得安其職斯可謂佚泰之地也為人之子得置其親
於佚泰之地寢處安矣食味嘉矣嗚呼木依於山魚
依於淵山有巖壑之深雲雨之潤木誠得其養矣淵
有潭府之奧蒲藻之美魚誠得其所矣苟斧斤不以
時入山林網罟不以時入川澤木得生乎魚得安乎
豈不繫於仁政乎今徐雖近輔大府會津樂土夫欲
求佚泰其親安樂其親豈不繫於閣下乎仁政之廣
及於草木魚鳥况人之親焉介知寢處安矣食味嘉
矣不勝人子悽之誠伏惟閣下哀憐之不次

徂徠文集卷第十六終

徂徠文集卷第十七

書

上范經畧書

代張顧推官上銓主書

代高長官上轉運書

上徐州扈諫議書

與奉符知縣書

上穎州蔡侍郎書

與張安石書

上范經畧書

徂徠石介守道

夫天生時聖人乘時君子治時易之家人後有睽
後有蹇之後有解家人之道窮必乖睽故難生不

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以解其難也然則天下無事國家無不有難在治之矣黃帝之蚩尤舜之苗民禹之防風周之管蔡漢之諸呂七國唐之安史諸侯不能累黃帝疵舜禹痼周瘡漢病唐能治之也聖朝八十年始有賊吳之患國家與賊為家人今與戎始乖故樹孽境上則正合大易之時也治此時也實屬於閣下蹇之繇曰利見大人正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矣哉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正吉以正邦也其說謂非大人不能濟蹇非知者不能止險不當位與當位失正無以正邦故六二王臣

蹇、匪躬之故二與五應二居臣位五居君位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而蹇、以進志扶王室故九五大蹇朋來解之繇六曰有攸往夙吉言有難而往以速為吉也賊吳犯順之明年天子則用閣下經畧矣殆一年未見成功諛害日進乃罷閣下而專任夏暨陳二公又半年賊吳轉暴熾宗廟社稷之靈寤于上遂罷二公而復閣下經畧初賊吳猖獗閣下尚謫守於吳人皆曰不用閣下賊不可破及劉石敗此論益喧然滿都下天子乃釋閣下罪益官進職與夏韓同節制陝西路閣下之謀未盡見用故成功緩且有間

遂罷閣下今復起閣下專當一面雖未足以極閣下之才亦畧足以施閣下之智矣噫閣下智施之四海有餘况一隅哉人將見賊吳之首置汴西門矣生是時也必生是人也人與時相遇故曰有非常之時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用兵四年卒無尺寸功此功歸於閣下矣淮西之賊五十年功卒歸裴度當時賊揣唐室公卿可畏者晉公矣遂陰使賊害之天地神祇扶持守護刀斫不死卒收蔡功賊吳揣境上諸將可畏者閣下矣遂以書間在朝公卿果有請誅閣下者賴天子聰明聖神閣下獲

全晉公刀斫不死乃相憲宗平元濟閣下書間不入乃復大任其卒破元吳乎介又觀兵興以來人多辭勞就逸憚險苟安獨閣下不受其身不顧其家不惜其祿位極誠盡節以必得賊吳之首而後歸此得王臣蹇蹇之節有攸徃夙吉之善天下以征西之任歸於閣下又閣下實有取元吳之才而復能盡忠臣之節區區元吳有不平乎介不才國家無事也不能有一言以助衣裳之治國家有事也不能持一矢以效干戈之用如閣下諸公皆暴露霜雪衣不敢煖食不敢飽士卒皆被甲冑冒鋒鏑入萬死出一生民皆

輸財轉粟飢渴道路乃獨夕而卧晏而起恬愉休逸
飽水肥草自比於山鹿野麋豈所安乎然自視不肯
無毫毛可施用竊為閣下得山東豪傑三人負罪而
有才者二人沛縣梁構兗州姜潛任城張洞皆負文
武才畧有英雄之氣習於兵勇於用智識通敏精力
堅悍若使各當一隊必能得士死心先諸將立功若
使守一城捍一寨茲一城一寨遂為金湯不可得破
若使儒衣緩帶隨元戎而周旋兵機戰謀惟元戎取
之茲三人實豪傑之士也非閣下三人不肯事非閣
下不能用此三人構事劉頴子望潛事明復先生

洞初事子望後事明復皆學有根蒂道有本原其器
必深其用必遠固非淺近輕妄尚勇好兵之流也閣
下幸厚用之所謂負罪而有才者二人前兗州奉符
縣尉李縕前宿州臨渙縣令曹起皆進士策名起心
事子望縕之事明復能知聖人之道樂蹈名節好履
仁義守一官能勤且廉善養民繩吏人頗受其福起
刑一人至死以不得縣吏心及州帥善意自惧不能
直棄官竄去縕以不善事上官為苛吏籠置於深法
平價買官驟一誣縕損官錢數緡除名羈管滁州二
人皆有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習戰劉牧注師卦當

行師用兵之時勝敵而已唯才能智勇是用不復錄其行故陳平盜嫂韓信出胯下黥布刑不妨為漢之功臣况兵家宜取負罪遺行之人用之何者負罪則世不錄遺行則人不齒知其無以進於時而信於人終將廢矣則思效用以自補立功以自贖故兵書曰王臣失位思立其功者聚為一隊言必能決死以戰是以漢武帝賢良之詔求跣死之士奔蹠之馬取是道也縕與起宜先收而不宜見棄閣下幸當留意晉公平淮西吏部馬總柳公綽諸人實助其功今閣下幕中固不乏人矣介以謂明堂所賴者唯一柱然衆

材附之乃立大勳所任者惟一人然衆謀濟之乃成閣下幕中雖不乏人如構潛洞三人之未可不取縕等二人實宜備驅策介自視無毫毛施用苟得五人者與朝廷立尺寸功足以贖介不肖之罪是敢冒將軍鈇鉞之威言茲五人取舍惟閣下命介不任奉之誠不次介頓首再拜

代張願推官上銓主書

夫銓衡大柄任也其造物大化權也其出祿也大司命也其萃材也大林藪也其任器也大匠石也夫朝持貨而出者曰金珍曰珠玉曰犀象曰綺縠曰絲象

曰布幣犀象馬牛羊豕犬雉魚鼈之屬蝦蟇之細米
鹽之品鹽醢之多東暨日際西暨月窟南極丹崖北
極朔陲相會而湊於五都之市朝而聚夕而虛大小
無不用也鉅細無不取也貴賤無不納也短長無不
收也今夫銓管收天下之才也心猶市焉顧今飾固
陋之姿操尋常之具徃立於銓管之下猶鹽締絲枲
游於都市矣豈以其細而遺之乎七從其貴賤而取
之乎都市待百貨而後盈廣廈待群材而後構朝廷
待衆人而後治必金珍珠玉然後受市常虛矣必杞
梓椳栱然後取大廈不立矣必傑賢俊髦然後用官

常曠矣顧頹材允質以片文隻字隨群隊而取一第
年且三十五而無聞焉七近乎夫子所謂不足畏者
策名乃七八年纔成三考無一絲之勞半銖之績施
於國及於民夫復何為者固當碌碌隨衆人而出處
甘退守乎無庸之軀猶離所分去衆人爭頭露腦進
說於執政者前計不得已也願借容足地乞半刻景
使畢其辭而後就誅戮竊念顧天聖五年登第初命
通判軍事推官未行有先兄之憂七滿秩逢先君之
喪自江左扶護靈襯挈提諸孤來鄉里涉履難苦備
極凶屯喪制未畢又失母氏天窮如此生意若何而

况先人遺其清白家世傳于儒素無洛陽二頃田可
耕而取利又屬頻歲荒歉百物翔貴行服通四五年
聚族幾五十口駭稚圍繞衣食煎熬心如石為積溜
以穿腸如鐵為百鍊之耗局局為若置身檻穽焉能
不動也噫人有血氣以動乎內智勇以守乎外有其
時得乎用誰不能立功名也若虎兕豈服於檻穽也
得出為萬一敢前顧脅臆盤折久雖未脫夫窮塞湮
厄且不甘盛時明世晦之曠之埋棄草萊不能與夫
耀者爭光明矣故有是說進于銓管之下將雪夫
屯遭而求通亨惟閣下念之

代高長官上轉運書

運使郎中執事天久不雨則暴疋者曰疋者面鄉天
覲天哀而雨之天至高明也至嚴畏也作其旱以咎
殃於物百物草木皆焦枯五穀瘁欲死民無以為食
疋者至愚而疾不成人者也面鄉天之猶哀之而雨
天之仁於物其至矣今有腐糧脫粟不能充朝夕日
暴其愛子稚女十餘口於窮餒間則為一發聲大叫
於當塗者雖其人至賤且甚懦弱不肖人也其窮若
是當塗者獨不哀之乎某世農家曾高以降力田為
生遭時右文輒去從學因以明經中御前第釋褐服

職崎嶇州縣將三十年矣智不適用僅效一官孤拙
自持粗懷廉節故六無大過前年罷滁州錄事參軍
上課赴調待補銓衡端居食貧凡一周歲去年九月
到雷澤席未煖當徙今徙之邑俟八月始許往鄉里
在趙州方屬凶飢歸無所依寓于雷澤旅貧何託稚
聯十數口朝夕嗷々相對以泣與夫窮而無告者類
也執事方操大柄任處大權職京東十九州之內可
死生之可依戚之莊子曰涸轍之魚斗升之水可活
其雖老朽無所用至於專一局分一職六廢幾可無
敗廢矣唯執事使之得上農夫之祿活此十數口如
已墜千萬丈不測之深淵執事與之千萬丈縻便使
得緣而出也何以報德

上徐州扈諫議

知府諫議大夫閣下夫父道也者君道也君道也者
乾道也首萬物者乾則以君况為尊萬邦者君則以
父擬焉蓋君也者天下之達貴也父也者天下之達
親也貴故天下慕之親故天下愛之一國之內足慕
者君也一家之內足愛者親也是以人臣以近君為
榮人子以事親為樂夫一日三接便蕃寵錫孰榮如
之朝夕左右承順顏色孰樂如之然內外之事不可

一也出入之任不可擇也入以奉謀猷出以守疆場
臣之義也內以調甘旨外以服勤勞子之道也內者
蓋不以守疆場為憚而忠臣憂君之志以為苦也外
者蓋不以服勤勞為辭而孝子念親之心以為傷也
大人七十有一歲矣而以五代未葬卜後年辛巳吉
允衣衾棺槨之具待祿而後辦未能遂歸林泉以取
休佚猶獨曳勉於官職之事且大人既老矣介則當
晨昏定省日親上食謹視寒煖之節而乃遠違几杖
虧一日三至寢門之禮人子之義得無闕乎誠罪人
矣誠罪人矣然前所謂內以調甘旨外以服勤勞蓋

七不得而憚也介家四十口曾高以來耕田為業田
薄牛弱常苦貧寒歲盡天之時窮地之利竭人之力
并大人與介兩人祿四十口僅得飽食今介祿仕大
人獨食不足乃泣別庭闈遠來田園學老圃老農之
事動稼樹桑屢幾四十口衣夫帛食夫粟而免寒餒
之憂矣事不兩遂不得朝夕左右承順顏色噫前年
去蜀五千里今又在此其孝子念親之心不可憫矣
恭惟閣下輟七人之近列開千里之大邦惟此徐方
蒙受其福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閣下之福施之
必有先後之次以大人可稱為老者矣則受閣下之

福宜在先矣用是將有以釋孝子念親之心一二瞻望門戟不勝歡忭欣躍之至

與奉符知縣書

子游為武城宰孔子曰子得人為尔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至哉子羽之慎賢哉子游之容由今言之為慎易為容難慎以遠嫌容以避謗遠嫌謗不至安身之道也是為易夫犁是國之田食是國之穀為是國之民征賦數命皆出是國是國之君則不覲不謁在礼近於傲與慢容之為難介為奉符民前奉符大夫馬君永伯下車逾

月先就見介於徂徠草廬中介惧得傲與慢之罪不敢蹈子羽之節因一謝馬大夫於縣馬曰吾治君邑吾聞君賢且與君為天聖八年同門生民之病政之疵君以告予病予痲予是君以若病與痲遺我也自茲屢牽介過縣介然不能守子羽之節豈不知足及公門而嫌與謗輒隨之凡四五招勉强一往焉且以謂政雖出大夫而及于吾民病雖在於民苟有養民之心者皆病政之痲民之病不敢不告雖然未及於私焉有山陽道德之老孫明復先生世不我用退居草茅闔扉著書不接人事馬大夫尊之以師弟子礼

求傳其道為太平鎮進士姜潛個儻有奇節馬大夫
重之時引在坐與講論古今治亂得失及馬大夫陷
於籠網苛致其罪怒馬者以為介三人嘗與馬公事
具以惡名加為噫不能行子羽之節時以足踐公門
宜乎以為嫌也宜乎被惡名也詩曰心苟無瑕胡恤
乎人言雖然不可不慎也執事臨縣介因欲遂蹈子
羽之節不唯惧得傲與慢之罪且詩人桑梓之敬不
可忘也一拜執事于縣之庭得礼而退然後願守子
羽之節終為惟執事容之

上潁川蔡侍郎書

侍郎閣下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吏也人
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後物性遂
故曲者直者酸者辛者仆者立者皆得其和易曰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後人材美故剛者柔
者暴者舒者急者緩者各得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
歸于有極是和謂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
下之理得矣介者正所謂不合其中而不得其和者
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將生必先幾
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動之時喜
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觀焉是喜怒哀樂合於中也

則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於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於未兆之前而絕之故發而皆中節也易曰吉之先見不言凶而言吉者其能知善不善於幾微之時善則行之不善則改之凶何由而至也介見天下之有未得其治則憤悶發於內而言語形於外已暴著於外猶不知悔于中邪拂於事邪欲其吉之先見發而皆中節其可得乎故凶悔吝當隨之冬集至闕下有人密道閣下之語於介者箴規訓誡丁寧切至如聽箕子皇極之義若聞孔思中庸之篇釋然大覺前日之非噫天以剛方直烈之性授於介不納介於中

夫剛方直烈不以中輔之暴殘戕折日可待矣今閣下敵介歸之於中是天以剛方直烈付於介閣下納之令德也天欲暴殘戕折於介而閣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閣下仁育陶宰為至厚矣今西走蜀四千里不敢以跋涉為勞以平生未得一登閣下之門為恨引首南望不勝拳拳之心不宣介再拜

與張安石書

歲庚辰十二月五日奉符大夫馬君永伯下吏奉符民如赤子之失慈父母自十一月五日至二月十一日凡百有六日延頸引首南望大夫之來若在大暑

思滌清風若坐赤炭思濯寒波二十一日大夫被免
民以千數環立大哭若以久餒方食而奪其脯大寒
始衣而劫其纊哭已咸曰吾大夫奉身儉行已廉守
法平操心公養民舒閑約吏急速自大夫來吾曹安
於里閭晏眠飽食老息壯作不奪吾種殖之時不害
吾生養之道經歲村巷雞不驚犬不吠盜賊不入吏
胥不至州縣之政賦稅為急隣縣督責煩數敲朴之
相聲聞里胥繫繫于道人流血滿令廳階猶出期
不克辦吾大夫但斂手坐席上時召老叟至其前與
之相約所謂里胥者皆放於田畝嚴禁戒不得與民
相見不遣一吏走不施一杖答常見期賦登數治吾
邑者有吾曹可謂勤且至矣可謂義且恩矣吾曹在
下觀吾大夫無絲髮孤天負民無分寸枉道欺心而
無罪免去茲非吾大夫之不幸也吾曹之不幸也於
是相與環立又哭且慟既而又聞大夫無資不能行
盡貨易其帷襜之屬乃能行雖能行聞其寓魯之西
任城無環堵之室無一畝之田大夫及夫人若女若
兒若媵監皂隸十數口衣不續而炊不繼朝訴飢而
暮啼寒吾大夫至此吾曹德大夫甚深悉坐視之乃
群走隊趨就徂徠下繞石介泣告之曰吾曹常聞昔

田橫能養士嘗橫之難五百人死之今大夫之憂幸
未至橫吾曹未嘗從五百人者以死然吾大夫朝
夕有飢寒之慮吾曹民爾無智力為營其衣食君在
吾鄉號為有智力者君宜念吾曹區區之心圖救吾
大夫之窮介聞之大羞愧且惻然悼之悼者悼為大
夫之窘媿者媿此民之義雖悼且媿而方連遭大變
在困躓憔悴中旦暮自虞就死可得錙銖勢力解馬
大夫之憂慰此民之勤之然大夫之憂深矣此民之
勤之至矣皆義不可已安石讀周孔之書知周孔之
道富仁義之文有仁義之心豈不有意乎介白

祖徠文集卷第十八

祖徠石介守道

序

三朝聖政錄序

唐鑑序

石曼卿詩集序

送龔鼎臣序

送祖擇之序

送張續李常序

送劉先之序

呂虞部士龍字序

三朝聖政錄序

今天下太平八十年物遂其生人樂其業我太祖太宗真宗相勤養理之功歟唐自天寶迄於天祐百五

五十年間祿山朱泚黃巢秦宗權相接為寇中原擾亂生民荼苦篡唐者非有極溺撥亂之心殘暴愈甚連綿五代干戈日尋戎馬生郊戰血流野繼唐終周天下塗炭實二百年我太祖武皇帝受禪之五月誅李筠於潞州十一月殺李重進於揚州四年取荆渚下湖南六年平蜀又六年收廣州又四年定江南太宗文皇帝亦承天位能紹先烈南致淮海北降汾并蠻夷戎狄震懾請貢海內自此始一矣則太平之業二祖基焉真宗章聖皇帝於成成二祖之基以格于可大隆二祖之業以臻于富有禮樂文物煥然而章明教化刑政淳然而大和太祖作之太宗述之真宗繼之太平之業就矣若太祖之英武太宗之聖神真宗之文明授受承以興太平可謂跨唐而通漢駕商周而登虞夏者也臣生三十四年目不識干戈之事耳不聞金革之聲雖是草茅之下里閭之中聽田父農叟歌詠三聖之德盈溢乎耳及登仕路以來時接搢紳大夫語其說三聖之政益詳然三聖之德三朝之政國史載之備矣但臣以謂三聖致太平之要道或慮國史紀之至繁書之不精聖人一日萬幾不能徧覽唐史臣吳兢嘗為正觀政要竊效之作三朝

聖政錄且人之言聖人者必曰堯舜人之稱治世者必曰夏周商臣觀太祖武皇帝之神武太宗文皇帝之睿聖真宗章聖皇帝之仁孝豈復讓于堯舜乎觀建隆開寶之平定興國雍熙之樂康至道咸平之醇釀豈復羨於夏商周乎恭惟景祐欽文聰武聖神仁明孝德皇帝陛下有太祖太宗真宗之資則當法建隆開寶興國雍熙至道咸平之政以阜萬民以繼太平以丕於三聖之光以樹乎萬世之基伏惟陛下聰明神聖皆自天縱言語動作暗與理合雖不師于古不法於今固已高視軒輊遠超義昊苟能更斟酌祖宗垂憲効而行之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伏惟聖

主留意

唐鑑序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

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武氏變唐為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茂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為季述之囚辱臣眇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湊為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皇甫湊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宗武宣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魏、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絕僅能至于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

於中官勿委任於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
于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齷々十八帝局促三
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石曼卿詩集序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
能者材之傳于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
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必立官
司採掇而監聽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其所思乃能
享世長久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
不復知民之所嚮故政化傾悖治道亡矣詩之於時

盖亦大物於文字尤為古尚但作者才致鄙迫不揚
不入其域耳國朝祥符中民風豫而秦操筆之士率
以藻麗為勝惟曼卿與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
之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特震竒秀發
盖能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
徒設雖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勁語
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橫意舉飄出章句之外學
者不可尋其屏闥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歟曼卿資
宇軒豁遇事輒詠前後所為不可計其逸亡而存者
纔三百餘篇古律不異分為二冊一日觴予酒作而

謂予曰子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為我序詩乎予應曰
諾遂有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故卒於用而已矣

送龔鼎臣序

山陽龔輔之學為古文問文之旨魯人石介對曰夫
與天地生者性也與性生者誠也與誠生者識也性
厚則誠明矣誠明則識粹矣識粹則其文曲以正矣
然則文本諸識矣聖人不思而得識之至也賢人思
之而至識之幾也詩易書禮春秋言而為中動而為
法不思而得也孟荀揚文中子吏部勉而為中制而
為法思之而至也至者至于中也至於法也至于中

至于法則至于孔子也至于孔子而為極為其不至
為者識雜之也甚者為楊墨為老莊為申韓為鬼佛
識雜之為害也如此輔之將學為文厚乃性明乃誠
粹乃識確乎不可移也嚴乎不可譁也直乎不可屈
也一為於聖人之道妖惑邪亂之氣無隙而入焉於
斯文也其庶幾矣然道知之不為難守之為難守之
不為難行之為難行之不為難久之為難夫知之守
之行之久之不為難篤之為難知之不篤不能守也
守之不篤不能行也行之不篤不能久也久之不篤
不能終也守之以誠而持之以篤惟輔之勉矣輔之

且往仕于孟州因以為離別之贈云

送祖擇之序

擇之罷濟南將歸闕自歷山南走三百里別明復先生暨于泰山徂徠相與講道德究經術眈雲霞玩水石舉觴賦詩五日而後去以所坐乘重為明復之壽為予書先君之銘于石以為勸擇之以文章登甲科天下之望甚盛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為宋大臣為人資材已高又自能知堯舜周孔之道願明復與予飢寒山谷中何有毫髮利于擇之而冒苦辛傾肝胆予二人豈有求邪明復謂無以謝擇之發聖人之蘊明

王道之極擇之拜而受之嗚呼春秋賞罰二百四十二年至矣仲尼之心獨撥衰周一世之亂反諸於正十二經揭如日月昭明于天後之聖賢得之多者帝得之少者王不得者霸明復之報為不輕矣予經學淺不能希明復然又不可默夫趨時物之情也徇道人之難也噫諸侯交迎傾國封之枉尺直尋吾死不為見之孟軻尋邑三公舜歆高爵不作符命甘投于閣見之子雲潮州八千幾死瘴煙歸來京兆不肯婢媚見之吏部嗟々李勣徇主從昏吐々宗元附權邀官觀而始節豈為不完弗能有終至今痕癥擇之與

予說溫深矣此去近天子得與我相磨切天下是非
亦得時見上講道君政得失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
是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非擇之官曰進而寵日深
矣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
是擇之前有鼎鑊而後有鈇鉞矣古之君子辭官職
而違寵祿趨鼎鑊而就鈇鉞非以官職寵祿為諱而
鼎鑊鈇鉞為樂也道適當然也擇之於道安之者非
利而行行之者非畏罪而強之者也予所以云姑為
報之資爾康定二年七月十五日序

送張續李常序

孔子之大道為異端侵害不容於世實三十年諸公
能維而持之不能排而去之維之持之道不絕矣不
去其害道終病矣韓文公所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是也予不自揆度乃奮獨力直斥其人而攻之我寡
彼徒衆反攻予者日以千數視予之內虎動吻而狼
磨牙賴聖君天覆地容得免於禍濮人張禹功李遵
道者其居與予不相遠耳目接于予固熟則其宜知
予之所為如是得禍如是輒不憚直以身冒予之禍
來山中而助予揚子雲稱軻之勇若禹功遵道者其
勇者歟太史正崔杼之罪殺之其弟又書杼又殺之

南史聞之執簡以往太史初正杼之罪知為史者然
猶未知必得誅於杼若南史聞已殺二人矣又執簡
以往是真不畏死者矣予攻害孔子者予知為孔子
者然亦未知必得罪於害孔子者之徒若禹功遵道
已見予之所得禍如是又來助予是真勇者矣予今
年三十七而髮半白然心益壯而氣不衰禹功少予
十四歲遵道少予十五歲其文如進六軍而作鼓者
嚴猛齊厲張皇奮施可式可畏當與予周旋焉達也
以孔氏之道窮也以孔氏之道達而萬物不通乎窮
而垂之於後世不明乎窮達之間綽然有餘裕其

有能動心乎禹功藏用於神其得天下之幾歟遵道
直道而行其明天下之治歟幾近易治近春秋二子
之道皆道也與世不迂其必達矣去舉進士予醉之
以酒復贈之以言以釋相離之懷辛巳夏五月二日
石介序

送劉先之序

予友先之將適魏之館陶請于予曰館陶之政孰為
大曰館陶魏邑也聖朝大儒柳仲塗實魏人自唐吏
部下三百年得孔子之道而粹者惟仲塗居魏東郊
著數萬言皆堯舜三王治人之道為如京使死其道

纒施其一二今聞柳氏之子孫尚在且有賢者魏之人猶能記識仲塗之居六或有能讀其書者仲塗之道則未聞有人知之先之至館陶取仲塗書為柳氏子孫及魏之人講釋指明其義使知仲塗之道仲塗之道孔子之道也夫人能知孔子之道施於天地間無有不宜以之治民以之事君以之化天下皆得其序先之能使柳氏子孫及魏之人知仲塗之道柳氏子孫既能知之而肯緘藏於其家必能傳之人魏之人亦必能傳之鎮冀邢趙自鎮冀邢趙而傳之將河之北皆知仲塗之道矣由河之北而傳之仲塗之道將盈于天地之間矣館陶之政此為大若夫行乎仁義使百里之內咨而嬉癯而肥瘡而良墮而昌茲縣令之事也先之固能行之矣豈待予告

呂虞部士龍字序

虞部員外郎東平呂君嘗訪字於介因名士龍易曰雲從龍言龍吟則雲出龍乃乘之游於六合作為膏潤澤液萬彙濟物之德也大矣請字曰兼濟兼濟之義又不徒然也卷收其雲畜密不雨不得兼矣大旱而為霖雨不崇朝而徧天下兼濟之義於是乎在先朝為侍讀學士烈、有名稱者君之先君也君不忝

爾祖能濟其美今年四十三作虞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借三品服知邛州邛州要藩矣襟帶巴蜀作固王家有社有民地方千里君能簡削苛政懷以仁惠舒我王澤浸其幽遐是亦兼濟於一方也異日得大位行其志兼濟天下有矣字曰兼濟豈無意哉名以定体字以表德苟不克稱則貽民之羞公其戒之苟保祿位以利其妻子苟殖貨財以肥而家厚而身不思致吾君利吾民則獨善之行也雖在千萬里外必走就君搢吾矛持吾戈以擊君奪此字矣

徂徠文集卷第十八終

徂徠文集卷第十九

徂徠 石介 守道

記

祥符詔書記

宋城縣廟夫子記

泰山書院記

青州學公用記

新濟記

去二畫本記

宣化軍新橋記

柘城縣巡檢廨署記

鄆城縣新堤記

登堂記

拜掃堂記

祥符詔書記

祥符二年學士翰林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秘閣校理
劉筠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辭多浮艷真宗聞
之曰辭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於流宕乃下詔曰
國家道莅天下化成域中敦百行於人倫闡六經於
教本冀斯文之復古期末俗之還淳而近代以來屬
辭多弊侈靡滋甚浮艷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競雕刻
之小巧爰從物議俾正源流咨爾服儒之人示乃為
學之道夫博聞強識豈可讀非聖之書修辭立誠安
可乖作者之制必思教化為主典訓是師無尚空言
當遵體要仍聞別集衆製刻鏤已多儻許攻乎異端
則有誤于後學式資誨誘宜有甄明今後屬文之士
有辭涉浮華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復古風其古
今文集可以垂範欲雕印者委本路轉運使選部內
文士看詳可者即具本以聞又天章閣待制劉公隨
常言故楊翰林少知古道故孫漢公集中有送楊序
記其年十一月建州召試授秘書省正字詔褒之有
精彩神助文字生知之語是時名落天下道路拭目
或勸以歌頌上美更祈請貫者則掉臂不顧或以其
早成風悟比前代王勃輩者則愀然曰吾將勉力庶
幾子雲退之長驅古今豈止於辭人才子乎又崖榘

初覽其斷文數十篇大奇之持以示漢公曰皇甫持
正柳：州少年時正當如是本朝文人稱孫丁而皆
推重之則楊為少知古道明矣然以性識浮近不能
古道自立好名事勝獨驅海內謂古文之雄有仲塗
黃州漢公謂之革度已終莫能出其右乃斥古文而
不為遠襲唐李義山之體作為新制楊之學問通博
筆力宏壯文字所出後生莫不受之然破碎大道雕
刻元質非化成之文而古風遂變時執政馬文懿與
二三朝士竊病之又黃州漢公皆已死他人柔弱無
以推揚雄鉉惟胡大監繼周在且以罪廢屏居廬江

乃相與延譽徐言于上乞召知制誥以拉楊之虎牙
繼周既至真宗命上殿賜坐從容延問曰知卿雖謫
官猶不廢學今復用卿知制誥繼周以久去班行朝
礼多廢即拜謝于殿上真宗不之罪繼周既退直
趨舍人院箕倨坐廳上睥睨言曰適來見上之金口
命胡旦復知制誥胡旦老矣豈能重入此小兒墜裏
知得他制誥矜傲輕忽旁如無人真宗以繼周素無
行尚疑之潛令小黄門一人隨其後觀之黃門盡以
告明旦真宗見文懿具道其事乃曰胡旦終未可用
觀其言朕不似被輕文懿以繼周自為之亦無如之

何繼周但得通判襄州去楊遂肆然無復回避為文章宗主二十年故斯文之弊至于今矣可惜矣夫介讀祥符二年詔書知真宗皇帝真英主矣聞劉待制之說知文懿真賢相矣易曰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為天子能知乎文之本而思復於古非英主歟為宰相能悼乎風之安而思救其弊非賢相歟介竊懼聖君賢相之事異日泯落因私記之

宋城縣廟夫子記

天地吾知其易毀也一德不修則裂日月吾知其易喪也一政不行則闕山嶽吾知其易壞也一化不明

則崩河洛吾知其易涸也一令不善則竭大哉吾聖人之道弥亘億千萬世而不傾橫維四方上下而不絕莫亂于戰國莫妖于楊墨莫毒于秦嬴莫逆于莽賊曹馬譎詐宋齊凶慝虐神猾夏曰聰曰勒唱誕放邪曰聃曰釋下至唐季接武踵迹昏君暴德莫不滅裂衣冠隳圻法則焚燒詩書芟刈禮易吁吾聖人之道受戕害被攻擊斯亦多矣而巍然中居竟不可毀息由根抵堅而枝幹茂也淵源濬而流派遠也三才五常為根抵不亦堅乎堯舜禹湯為枝幹不亦茂乎六籍九疇為淵源不亦濬乎孟荀楊韓為流派不亦

遠乎故天地有裂為日月有關為山嶽有崩河洛有
竭為吾聖人之道無有窮也夫天地日月山嶽河洛
皆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關有崩有竭吾聖人
之道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無有虧
為宋有天下純用文治制度禮樂一出儒術吾聖人
之道大行君君而臣臣而父父而子子京師達於郡
縣皆崇嚴廟貌而尊祀之宋城在南京為赤縣夫子
祠宇尚闕春秋則釋奠于今之廳事噫其為褻不甚
矣李大夫克俞以儒學仕能知聖人為尊不敢黷慢
於是拆佛宇淫祠十數區取其材作廟於縣署之右

棟宇壯為丹雘麗為穹闕陽耽闔陰夫子被王
衮冕執珪尺有二寸負斧依當宇而坐顏淵閔子騫
十一人列侍翼如有嚴有威廟成俾予記之嗚呼異
哉李大夫作是廟有三善為撤佛宇弱夷法也毀淫
祠革邪俗也尊聖師明大道也有是三善不可不記
故敢承命而不敢讓景祐四年五月一日記

泰山書院記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臯陶傳說伊尹呂望召
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孟子楊子文
中子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必易達吏部

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於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將傳之于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於泰山之陽起學舍構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群弟子而居之當時游從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楊子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弟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樂克之徒楊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

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翱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游從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經畧明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弟者石介劉牧姜潛張洞李縕足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賢之道無屯泰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屯於無位與小官而孟子泰于七篇楊子泰于法言太玄文中子泰于續經中說吏部泰于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先生嘗以謂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

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疑四凶之不去
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
偏故作舜制辨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
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
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七為泰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
生之道大先生之為請以此說刊之石陷于講堂之
西壁康定元年七月十八日記

青州學公田記

故僕射相國沂公初作青州學成奏天子天子賜學
名且頒公田三十頃次入于學公患田少不足又旁

學作屋百二十間歲入于學錢三十一萬逮今十稔
學益興而士倍多太守趙集賢廣之意取南城隙地
又作屋八十三室別為鈎有六十二門歲入于學通
六十七萬學之公用於是大充而養士之道稱矣學
官與諸弟子侈之請記于壁曰立其法萬世不改者
道之本也通其彛使民不倦者道之中也本故萬世
不改也中故萬世可行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氏
樹君臣父子上下之制立其法萬世不改者也是之
謂本焉服牛乘馬上棟下宇弧矢網罟之宜舟楫耒
耜之利棺槨之便白杵之用通其彛使民不倦者也

是之謂中焉相國公三代明王作取古者家有塾黨
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之制建學于青立本也集賢由
易大畜養賢頤養正需飲食宴樂允朋友講習之義
立寬于學制其中也大凡舒則人暇局則人困故善
教者優游而至道不善教者急速而強人其要貴夫
勞逸之節為礼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
文武之道也今夫學者六藝經傳千萬言以時而諷
之其為功博矣仁義礼樂忠信孝弟之道天地陰陽
星辰災變之動以時而求之其為業廣矣廣博而難
辛勤苦而後能成蚤起夜誦寒暑不廢衣冠不解則

是常張之矣歲有田日有秋勞有休息有養所以息
焉游焉之一張一弛之道也君子謂相時國集賢善
教矣張而不弛弛而不廢初集賢樂學之經始甚亟
乃擇材吏得節度推官蔡君亶用董其役作屋若鉤
盾百四十五間而取材于縣官之餘借力于公家之
隙不煩于府不擾於民和說而以成予謂相國善作
也集賢善述也蔡君善卒相國集賢之志也見託斯
文既不得讓因記其歲月云

新濟記

天聖十年春知兗州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孫公

開新濟成夏汶水暴漲盡壞其坊豬于西澤滿勿受
腹背溢出橫流湯湯為江為淮轉如天回突如山來
勢若吞鄆及壽張東阿人不溺於水如一縷絲一毫
髮相維之矣東北注入新濟汶水勢削遂不克患明
年京東蝗虫大旱五穀皆不熟自淄水東至于海尤
甚州養兵十數萬倉庫空然公儲不逮百日或出糶
稗糞腐為天子養兵食羸卒餓軍旦夕洵發怒色
流怨言郡刺史以下焦然疚于懷不知其為徒拱手
俟罪而已兩轉運使以是失職罷去天子使轉運淮
南倉轉輸于東方凡數千艘由淮達于鄆入于新

濟新濟而東方遂濟噫春新濟成夏汶水漲新濟
是賴汶水無害鄆人適安今年新濟成明年東方饑
新濟是憑兵不匱食國不乏用民不餓死濟之為功
也如此其速成疾效章著見于人者故畧舉之矣
若夫北暨鄆之張澤南暨濟陽郡之鉅鹿民良田百
萬頃水完為三十年民不得一壠耕一穗收新濟成
疏其水入新濟民得是良田播殖五穀以衣食之新
濟之功此益為大中國之有四瀆猶人之有四支四
瀆濟其一也濟水廢弛一支矣今濟水復流地之一
支復生也地有血脉也有膏胃也不壅絕為地道其

安矣濟水棄滯塞廢三十年不為濟矣今濟水復流復為濟矣海不受濟之朝三十年海亡一濟三十年矣今濟水復朝於海之復得一濟矣地生一支濟復為濟海復朝濟功格于地矣及于濟矣及于海矣功又益為大也當濟源涸此功落祭法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可謂禦大災矣捍大患矣則公宜受天百祿世世祝之傳子傳孫寢隆寢昌公盡忠三朝白首孫固勲望風迹終然允臧在太宗朝講經壁水敷助文治觀學王宮啟發孝德在真宗朝嘗上疏陳十不可請停西祀又抗言乞焚天書斬朱能以道事君有犯無隱陛下纘服日以孔子之六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說于上前以輔聖德歷事三世將逾四紀年甫及致政三上章乞骸骨歸葬鄉里不得請又兩上章乞解近侍守鄉郡天子重勞以官職之事許之既告老去猶以鄆人被水患三十年濟不為濟之不朝海地廢一支在公家之利為不了卒能成功澤生民利萬物及國家被來世春秋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謂之不朽若公之立德立功可稱于不朽矣宜刻諸石垂之無窮謹按濟水出于河南府王屋縣溢于東出于陶丘東北會

于汶入于海嘗黃河溢并濟為一河水壺石其泥六
斗泥淤為岸數百尺河水復濟遂失故道不復能流
入於海乃停於鄆之西南為大澤作民患三十年公
久思乂之教不合外廷衆口哢、為不可至是復白
于上請身自行安肅軍觀察留後陳公堯咨時治于
鄆受成于公不敢異公議堯同于公天聖十年正月
以鄆州之西須城中都平陰壽張陽穀東阿齊州之
歷城合三萬人起鄆魚山盡下把四十里齊州接下
把而下又五十里疏濟故道通濟入海一月堯成厥
功督後則有鄆州通判比部員外郎張舜元齊州通

判國子博士李錫歷城知縣太常丞董儲壽張知縣
右侍禁王師顏鄆州駐泊右班殿直張政中都縣主
簿劉允介自謀始及成功實預焉故能備述其事

去二畫本記

留守工部彭城劉公隨嘗親來視學于東庫謂非聖
人書宜悉去之不可使學者讀之惑亂其心也公之
心可謂正矣噫非聖人書猶不可觀之况非聖人乎
且自伏羲至于神農神農至于黃帝黃帝至于堯舜
堯舜至于禹湯禹湯至于文武文武至于周公周公
至于孔子中國猶一人治也道由一塗出也有老子

生然後仁義廢而禮樂壞有佛氏出然後三綱棄而
五常亂嗚呼老與佛賊聖人之道者也悖中國之治
者也公所謂非聖人之書者老與佛之書也老與佛
之書猶不可使學者見况使學者見老與佛之像乎
書庫有舊存三教畫本索觀之則吾聖人與老氏佛
氏等使學者趨老與佛亦將同吾聖人也讀其書猶
懼惑亂其心使趨老與佛同于吾聖人豈知不易吾
衣冠棄吾父子捨吾尊親廢吾祭祀相與同歸于夷
也三教畫本獨吾聖人朝夕令學者拜事之庶幾知
吾師之尊吾教之一吾道之正所謂老與佛二者吾
令悉去之後來者將謂吾不恭夫二畫本吾故書石
以告

宣化軍新橋記

康定二年冬十月戊午宣化軍使虞部員外郎張景
雲作清河橋成河初不通故為之舟則人利舟也及
其弊也舟反害人河不復通故為之橋救舟弊也善
哉其達廢也歎聖人之於天下之道有作為有因為
有變為未有初也故作未有制也故因制失故變
者救其失也漢董仲舒曰道者萬世無弊非無弊也
得救之之道也毀舟為橋善變者乎易曰通其變使

民不倦其是之謂矣河去軍北門數步其流不絕如綫深不濡軌廣不逾丈非如彭蠡洞庭之險而人病涉則甚于彭蠡洞庭實舟之為也舟有十五人十五人為十五家、率七口為百五口百五口之衣與食皆取于舟晨起十五家磨牙動吻伸頸奮距以搏以噬噉、往來人罕完膚吁上下相容州縣無政孽苗遂成奸府遂成凡此橋歷二年更六人成輒壞者三卒成于君如此其艱孽苗大而難拔也奸府固而難破也非君之誠與斷孰克哉初天章閣待制知淄州軍州事郭公勸侍御使京東轉運使張公奎始謀毀

舟建橋授謀于縣而郭以憂去張徙河東其後虞部郎中胥君穀繼來為州國子博士霍君某通荊州事虞部員外郎韓君穀為縣雖述六公之志而橋再成輒再壞逮君橋卒成當二公之去橋再也人咸曰橋不可作也物有數事有會興廢存諸時成敗繫于天皆不在人君來代韓聞其說獨以為不然苟興廢成敗皆不在人則救懷襄之患者非禹也欽定管蔡之亂者非周公也欽平諸呂之難者非勃也欽去鱷魚之暴者非吏部也欽作一橋不能圖久人無誠也乃推諸天患誠不至而不患功難就視事之日亟至河

上且歎曰州縣之政莫大于是者州之大者方千里
縣之大者方百里政之善惡不出千里之內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孰不由此塗出也苟有利焉天下享之
苟有害焉天下被之在周官則曰司險周知其山林
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在孟子則曰十一月徒杠成
十二月輿梁成在春秋傳則曰放塞後時况二公謀
於初三君作於後願竭才卒成此橋且舟為害也遠
矣吾為利也豈謀近哉百世後已不可苟作梓材以
新制度以侈夏六月己酉明日落成其夕橋又壞君
曰天固助予非有奸橋何壞韓君再為橋、再為壞

壞有故也吾一為橋、一壞、於奸也吾未討奸者
終成吾橋然後信吾之志而奪奸人之心暴奸人之
罪益勤不懈日出臨河上工之拙巧材之良惡斧斤
之高下繩墨之曲直必親為毋不至日入歸如此九
十有七日橋乃成凡五杠三十七柱七十八梁皆大
木也所以取大壯而圖不朽噫衣乎舟食乎舟者百
有五爪距森、牙齒頽、相與橫跋盤錯於其間崇
奸深樹孽大非君智果奸府不破非君特達孽苗不
跋始其再壞三壞也眾口噤、咸請罷由于堯斷君
聽不亂由于堯誠此橋卒成嗚呼君之功茂為十月

初九日記

柘城縣巡檢解署記

天下有事也天子日旰而食公卿側坐而謀大夫露宿而行命士晝夜走以赴命况庶人乎天下無事也農閒于野工遊于府商嬉于市士大夫不醇駟不駕不兼味不食高冠寬衣恬愉舒緩為事况天子公卿乎帝宋有天下八十年矣艱難于太祖勞于太宗汲汲于真宗逸于陛下始於朕朕中於癘瘠今至于安樂泰舒内外官萬餘員無所事、食天子廩祿而已不矜車輿不飾第宅安為哉右侍禁韋君濤朝廷命

檢察南京之宋城楚邱下邑寧陵柘城穀熟虞城盜賊治所在柘城舊是解字卑圯風雨弗蔽韋君至則曰天子賜祿厚非獨奉臣身七將以仰事父母俯庇妻子今居無厚墻完廬日暴濕其身体豈聖君推孝治待臣下之意邪况海宇富康荐歲豐稔家給人足盜賊不作幸外無職事内置吾親于康寧休髮不心可矣舊署之囂塵湫隘者悉更之高明爽塏於是燕寢有堂飲食有位廡庫井灶罔不有秩上以荷大君養育内以逸樂其親及於其妻兒韋君中無歉不足者非我列聖相勳養理宇内無事當如前所述晝夜

走赴職弗暇韋君豈及於此予予吏睢陽韋君以新
署成乞文為記因感太平之人各得其所且嘉韋君
之能厚於其親遂命筆直書之無罪略焉云耳時景
祐四年七月二日記

鄆城縣新堤記

太祖太宗用武當是時武夫帶一刀負一矢取功名
如山丘書生吐一竒運一策關土地數千里聖勲臣
勞告天地宗廟外內文士得取為歌詩頌贊刻於金
石播諸管絃荆潭臣僕甌閩內屬蜀師來降李煜渡
江吳人慕化并俘納社天覆地載之內一用宋正朔

罔敢貳志真宗以文守陛下以孝治通五十六年生
物暢遂積穀豐實海內恬嬉閒暇習於俎豆寬儒蘊
藉尚以章句武夫書生莫得如向之取功名關土地
者學史者磨石濡毫俟以歲月竟無有卓、勲烈可
稱紀載夏四月予卧睢陽公舍鄆城縣令劉君准遣
使致書于予曰故鄆城為水濕敗予作新城於故城
西南十五里遷其民而居之雨逾月不止水如故城
謀再遷之則重勞吾民且鉅野在天下為大澤之一
周視邑內高燥無旁可居萬家之處雖再之水必隨
去與其勞民而再遷、不遠水不若借是民力擇久

安之計民無頻遷水不為患斯亦可也於是環城築
長堤千九百步高二十尺厚九尺以捍城矣足以禦
水矣堤成予復念曰今雖作堤又必壞歲須補之
乃無壞若一歲一補堤薪芻取於民令苟不民恤吏
因緣為姦蠹傷吾民是吾作堤非以為利也反以為
害也因即堤上下城裏外楊樹共栽萬有三百曰他
日堤之薪芻是供可以緩民之憂矣今堤既成且固
柳皆青、榮活葉可蔽日太平為吏不從軍邊塞効
萬死一生立尺寸功勞求名書國史此為績雖細猶
愈夫坐而視民溺死不救者焉已從梁山上轉圓石
至縣門用匠磨琢成就光滑可書堅博可存願得君
文以記歲月噫予從事斯文久矣常如向所述不得
卓、勲烈可記載劉君之功然非卓、者刊之于石
亦無媿焉遂記之

祭堂記

周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庶人
祭于寢唐制三品已上乃許立廟天寶十年四品清
官亦許立廟介今官為節度掌書記杜國家官器令
從七品訖者謂適士上士也官師中下士也庶人府
史之屬也介為庶人則嘗命于天子又未至于適士

其官師乎在周制得立一廟唐制則未得立廟今祭于寢則介之烈考嘗為東宮五品官且鬼神之道尚嚴于寢實為黷神將立廟則介品賤未應於式貴賤之位不可犯求其中而自為之制乃於宅東北位作堂三楹以烈考及馬夫人劉夫人楊夫人後劉夫人居之薦新及于烈考五夫人而已時祭則請皇考皇考妣王考妣咸坐緣古礼而出新意也推神道而本人情也慶曆元年辛巳十一月十七日建

拜掃堂記

石氏既用康定二年辛巳八月八日舉大王父為三

十二墳墓於祖塋復立祭堂於宅東北位墓之以禮祭之以禮也石氏從周得姓逮于今二千有年矣自滄徙居至于今百五十有年矣祀遠唯介之烈考能談其譜討源及流實為詳盡小子嘗受之烈考終不有識大懼墜落又為石高五尺廣二尺三寸厚一尺列辭二千三百六十八字表於墓前以傳千萬世風雨燥濕石久必泐字久必闕不可無蔽覆且歲時必上蒙出必告於墓及拜于墓則皆有祭不可以無次設乃直塋前十四步為堂三楹一以覆石一以陳祭總謂之拜掃堂云慶曆二年壬午三月五日記

祖徠文集卷第十九終

祖徠文集卷第二十

雜文

祖徠
石介
守道

謝益州張密學啟

謝益州轉運明學士啟

謝兗州李相公啟

謝兗州通判孟虞部啟

代鄆州通判李屯田薦士建中表

鄆州知州祈雨文

上南京夏尚書啟

杉府學諸生

南京夫子廟上梁文

南京知府祈晴文

謝益州張密學啟

石介啟介自八月十日至二十三日兩到府城共住
九日五次伏謁旌下一賜食華亭寺每請見皆特優
禮待九日費公膳十一人及來赴官守而復遠借舟
楫盛送饗餼精米嘉麩醇酒肥率皆豐餘盡室九口
在舟四夕日以饜飽猶不盡三之一噫飲食雖禮之
末禮非飲食不將記曰禮始諸飲食易曰物不可不

養故受之以需者飲食之道也又曰頤養正則吉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然飲食豈其細歟
故燔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置而申公去古人豈
專於飲食哉所以為禮也恭惟知府密學望高中外
德服西南出以甸定四方入將陶宰萬物上養君后
必以道者何忠信之謂也不以道則徒資口腹之
欲與飼衆人何異哉下養士類必以禮者何仁義
之謂也不以禮則徒取豢肥之意與畜犬豕何異哉
介所以拜賜以來為榮且喜非榮一卮酒之旨非喜
一臠肉之味蓋知府密學養不肖以禮也又府從事

嘗以介小詩塵于几閣密學俯為屬和雖不獲賜本
而親奉玉音是何貴桴土鼓之踈輒邀咸池大寧之
作斯文又希世之幸而非非常之榮也以州縣賤小吏
見國大臣以屬郡下執事見大尹自當畏汗恐慄趨
走階下望塵而來拜塵而去何得襜如矩步以賓客
禮進退從容近坐款密奉對聲什唱和飲食術之來
有勞去有送處具室廬行具舟楫若僚友者為迥出
素望皆通常夷為榮且喜不亦宜哉密學既以禮養
士願服勞厥官夙夜勉之使卒無曠敗以報萬一此
則小人口力養上之效也敢動而不怠近瞻府城邀

阻旌戰旱情無任戀思荷德激切依歸之至

謝益轉運明學士啟

介去年赴任嘉州未期月母氏訃至入蜀之計已置
任蜀之計未就而出蜀之計又迫凶喪之家稚駭十
餘口寄於五千里外其未墜於淵谷者如以一寸髮
維之美學士賜之大德不惟振其將死之命又從而
衣食之使有餘溫餘飽焉當日之凍者今燠而壯當
日之匍匐而行者今躍而走當日之孩乳而生者今
坐而食堂有親且康寧以逸以樂庭有子孫懽然熙
熙石氏閨門之內晏安如也學士之德也嗚呼夫施

施之為也。有憫其人餓窮而為之者，有取其人道德而為之者。憫其人猶仁，一魚鼈卵胎犬彘鳥鼠不恐其無罪而就死地，惻為而憫之，為也。施之細也，取其人道德而為之者，非不恐其無故就死地，惻為而憫之，為也。蓋以其人之有智勇為生之也，可使之立功庸，以其人之有學術為生之也，可使之施教化，以其人之有忠信為生之也，可使之輔君子，以其人之有仁義為生之也，可使之養蒸民。斯以為施也。施之大也。施之細也。君子不求其報，施之大也。君子將求其報，不求其報者君子之私也。將求其報者君子

之公也。私者私於一物也。公者公於天下也。魚鼈卵胎犬彘鳥鼠之得生為不遇魚鼈卵胎犬彘鳥鼠之報，故君子不求為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之得生為必。有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之報，故君子求為不求為所以私於物也。求為所以公於天下也。立功庸施教化，輔君子養蒸民，斯非天下之公歟？學士之施於介，非憫其餓窮而為之也。取其道德而為之也。學士不求其報於介也。是以魚鼈卵胎犬彘鳥鼠待介也。求報於介也。介則將以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以報于學士也。區區之心盡在此矣。蜀雖國家之疆土，其風氣不

得中國之正伏惟學士履此嚴凝順頤養以持固大中之福不任瞻念拳拳之心

謝兗州李相公啟

介頓首百拜資政相公閣下孟冬漸寒伏惟台候萬福介五月中過府中得獲參觀伏蒙相公恩遇如常介不勝感銘之至恭以相公之德兗州之人衣食之矣衣食之厚且足無如介者往景德之乙巳歲介生之年相公為狀元由大匠丞通判於兗逮今三十五年相公凡四來其殖衣食於兗州也富且饒矣自相公初殖之介則衣食之介今生三十五年衣食相公

三十五年矣先介十年生者衣食多於介一年後介一年生者衣食少於介一年何況有先四十年五十年生者後三十四十年生者是兗州之人衣食相公無如介厚且足者也介於兗州之人衣食相公最厚兗州於天下衣食相公又厚蓋相公來兗州四矣陶宰天下再矣故衣食之有厚薄焉旦暮相公三正台席推兗州衣食以及天下天下衣食相公其六如兗州之人矣夫衣食乎天下福德爵祿寧有窮時伏惟相公倍加慎重

謁兗州通判孟虞部啟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
御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執事於介言乎爵則
貴言乎齒則長言乎德則優斯三者皆宜拜也詩曰
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執事所治郡則介父母之邦此
又一宜拜也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
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言敬父同志如事父執事
與介先君同年登科又一宜拜也介於執事宜拜之
禮有五而執事逾一時矣介收五代以禮改葬自經
始至卒事二百一十日不敢一日怠忽故未及一候
門墻今幸會車騎過於里中敢俯伏馬前叙孟子詩

人礼家之說以修勤拜

代鄆州通判李屯田薦士建中表

右臣嘗讀漢書每遇災異則詔三公郡國各舉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故賈誼晁錯公
孫董仲舒得以極其言所以漢高昌言垂四百年今
國家方維新庶政更修百度日昃不食急于太平而
蝗旱相乘仍歲飢饉朝廷憂勞哀痛若內諸隍聖德
日新天災未消躬求讜言庶聞其道臣竊見本州今
秋得解進士士建中能言天道人事之應能叙三才
九疇之義能知太平之道能息災異之術臣見其實

輒敢薦明惟朝廷策焉伏以建中今三十六歲專精
畢力勞心苦學積二十餘年性識通敏經術深明讀
書不取其語辭直以根本乎聖人之道為文不尚其
浮華直以宗樹乎聖人之教故能言天地人之際知
帝皇王之道通古今之術識治亂之迹懷經綸之畧
有超異之才其家至貧養父母以孝聞躬營甘旨不
避寒暑安貧守節窮能益堅未嘗以一介干非其人
持身廉操心平睦鄉里以仁交朋友以忠內守信義
外修操履不以利動不以妄進古之所謂經明行修
文學孝廉建中實有之昨秋賦時本州考試得合格

已解發姓名入禮部貢院去訖竊以禮部每春就試
進士動有三二千人程試繁密條制謹嚴苟小有所
誤便當遺落又與衆人混試復且糊名竊恐偶有所
遺則建中不得以名聞天子其人遂不見用於聖朝
其道遂不得施於天下文明之代使賢者有不過之
歎千載之下朝廷有失賢之名伏乞聖慈更不送禮
部試特名令試策訪以王道之要咨以當世之務容
其直言毋諱有司必有以補益國家者如其言可采
伏望聖慈特與收擢稍不如舉狀臣甘俟朝典干冒
疏宸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鄆州知州祈雨文

黃石之靈夫萬民恃五穀而生也百穀仰膏雨而長也故一日無穀則民困且飢逾月不雨則穀焦且死自去年正月風雨不順序天爰乎上歲凶于下黎民阻飢皇天為日望其新麥曰庶幾不死矣三月且不雨麥不出壠穀不生土日凄風亢陽熾灸其土其政不修邪其化不流邪刺史不德而民無告邪何陰陽逆而不順和氣塞而不來苟以政不修化不流守吏不德而民無告天亦譴則罪在守吏允有禍有罰宜加守吏守吏且不敢怨不敢辭民何辜而久不雨以

絕民之食神聽不明罰不當罪民不肯受而敢咨敢嗟神儼然南面有此土守厥民歲供飲食祇事于神有辜當神罰民其辭乎無罪而罹禍民其肯受惟神其移於其身而使斯民活且神昔在炎漢以秘畧授子房建萬世基天人神並受其福其功畧大矣其德烈遠矣而有土方千里之內並在神之左右豈不能為作福休以庇覆膏沐之守吏既不德不明不能養斯民神又其棄諸惟神仁於斯民

上南京夏尚書啟

留守尚書光奉制書徙居畿近伏惟慶慰伏以天子

之居則謂之京而汴為東京洛為西京宋為南京其名尊矣王者之興必有其地而堯自唐侯舜自媯禹自有夏湯自景亳周自岐山劉自漢中季自晉原國家自歸德其世長矣洪惟太祖開國授於太宗太宗靈承傳之先朝先朝克光付與皇帝相繼四聖垂乎百年德厚流長本固葉茂重熙累盛以至於億萬世而寢隆寢昌莫不由乎肇迹之有先始封之祿大壯是王氣建為大都保釐東郊居守留鑰常命懿德國迹臣若今丞相僕射王公參知吏部禮部蔡公皆自此遷入為柄輔中書堂執政者五而三出南京之

尹伏惟留守尚書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舉次以大禹益稷皋夔之謨出納誥命次以伊尹伊陟甘茂巫咸之美弼諧機衡名書太常勲在王府今既承三公而來七當躡三公而去自茲京邑地望益高不獨為宋之榮觀可以使天下之聳動也介頃由學宮登於幕府天與其幸會公之來喜忤交并精爽飛越守官有限不能奔走麾下與公挽轡推轂一日而至慰邦人僣望之心瞻望旌旄不勝踴躍之至

移府學諸生

賢重也食輕也君子推乎輕以篤乎重故賢隆為學

本也養末也君子厚於本而薄於末故學至爲易曰
大畜養賢也又曰頤正吉則推乎輕以篤乎重之謂
也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食無求飽則厚於
本而薄於末之謂也聖人置祿以待百官祿既而後
責之以事故事修而國家立矣然則祿豈素出也君
子崇養以居衆材養優而後責之以道故道至而教
化行矣然則養生室具也講習在堂朋友在序圖籍
在府器服在廳歲有公田日有常秩內足以樂乎志
而外足以進乎道夫志者何謂也志乎所志也道者
何謂也道乎所道也志於忠信而忠信立志於孝悌

而孝悌成志之謂也道於仁義而仁義隆道於禮樂
而禮樂脩道之謂也夫如是養果不室具也京南學
立於故大諫戚公成於今留守夏公大諫爲建學官
學之有取無不給唯養士之具未稱留守從天子請
田千畝以食于學養士之具又稱則諸生不可以負
二公矣噫自大諫至留守三十年矣而學乃成豈不
以學大本也殖之不深不可以維萬世道重器也舉
之不以難不可以格後人殖之深舉之難諸生識之

南京夫子廟上梁文

日月不盛大星辰不衆多無以昭天之明山嶽不磅

磅礴江海不橫瀉無以彰地之載制度不恢廓宮室不
壯麗無以示聖人之尊天明不昭衆庶何所仰也地
載不厚萬物何所附也聖人不尊群儒何所法也况
藝神始興之地先皇親狩之都鼎峙為京自四畿相
附而先聖廟齷齪僻陋不堪其憂何以壯遠人之望
視四方之則哉留守尚書公下車月餘政未及施首
嚴聖祠豪人承風偃化相率出錢二百萬購材於河
陽淮咸得大木以新厥居輪為奐為京邑翼之宋人
開聲發誓知聖師之尊且大廟作凡三月而成功有
司告十二月二日吉請上棟焉公命盛食以落之兒

郎偉拋梁東夫子之道岱嶽並崇拋梁西夫子之道
太華與齊拋梁南夫子之道衡嶽相參拋梁北夫子
之道常山比極拋梁上夫子之道如天可仰拋梁下
夫子之道如地不瀉伏願拋梁之後留守尚書公入
持國鈞正位台席行聖師之道上以致君於堯舜之
上下以濟民於仁壽之域萬斯年兮主聖臣直

南京知府祈晴文

夫土地明則有長牧以治之幽則有神明以官之惟
牧也當大堯惠養於斯民以流德澤唯神也當大堯
庇庥於斯民以作福貺惟牧與神共理者也陰陽以

和百穀嘉登皆牧與神之功風雨不時廢物疵癘皆
收與神之羞今天行失度陰極則流作此淫雨害于
衆盛其治明也惟是夙夜祗懼政行修政庶幾苗禍
自茲少弭神治幽也亦豈得安平者哉今民咨嗟咸
歸咎于守吏與神守吏固不敢怠惟神念之抑陰扶
陽雨不作大沴弗賊天之時弗墮地之利弗絕民之
食皆神之福守吏不敢邀其功惟神念之

祖徠文集卷第二十終



道光庚子八月十九日得于真賢堂用番銀
四餅因布有之本也湘舟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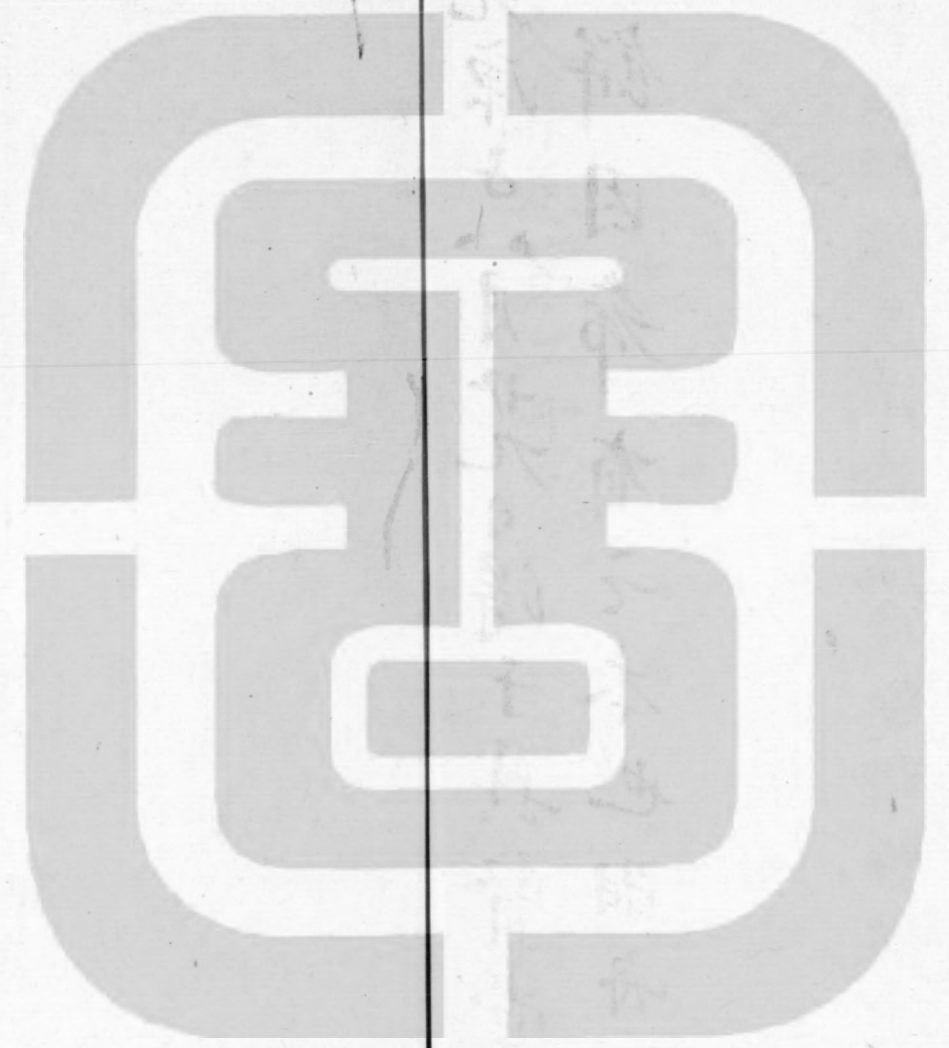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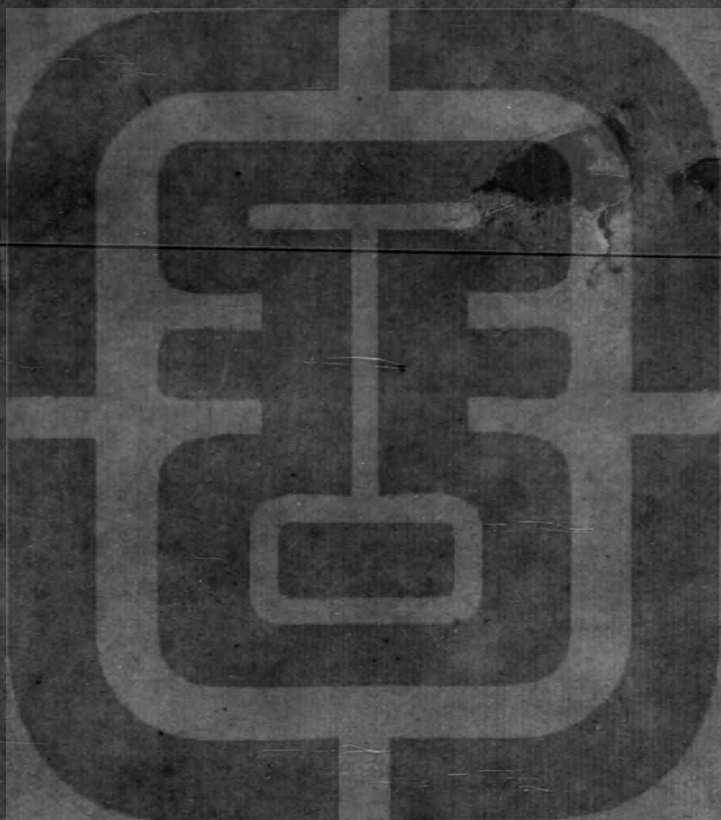
海峽殖民地

總督府

工務局

建築部





斗